

两面观

羊 郎

凡事都要两面观,这是上点年纪人的思维自觉。人们经历的事情多了,就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知其一还要知其二,看了正面总想看看背面是什么。也许出于好奇,人们总是对背面的东西感兴趣,犹如看月亮,天文学家感兴趣的是月亮背面模样,犹如听人说话,看人做事,彼人在人前说的话未必真实,他背后的话往往可信,所谓人前背后看为人。“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这是古训,如此,当自己被白天的不如意闹得夜不能寐时方可平稳心态。

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有的人说话四平八稳,一句进,一句出,旗帜不鲜明,但两面的话都讲到了。基本句式是:“……是对的,话又要说回来了,……也是有道理的”,如此说话,有时候是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圆滑,有时候倒可能是看到问题的两面性,又能够比较委婉地表达。

然而,圆滑过了头就变成了滑头。商家做生意讲究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现实生活中有的商家既想保持货物一定的品质,又想低价促销,于是玩起了表面上价格不变,实际上好坏混搭、滥竽充数的勾当。买家下决心花了中高价买了一盒两个的西瓜,打开盒子看到两个西瓜长相一致,先吃一个味道不错,心中窃喜物有所值,不料打开第二个一尝,顿觉味同嚼蜡,才知长相一样的未必是同一品种,这时心里的失落无以言表。其实即使是在商言商,能够明明白白做事多好,这样的两边摆平,左右兼顾,反而损害了商家的信誉。

两点论,其实离不开重点论,做生意的重点恰恰是诚信。

正确的两面观,重要

的是有一个好的初念和动机,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社会很复杂,是有是非,非中有是,岂能一言以蔽之。西方有句格言,“老年人常常怀疑一些真东西,年轻人往往相信一些假东西”。老年人走过的桥比年轻人走过的路多,吃过的盐比年轻人吃过的饭多,这话有点夸张,但是老年人经过的事多,眼睛里就自然多了疑虑,年轻人涉世未深,自然较容易受到蛊惑,当然也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人敢于挑战和尝试未知的新领域。至于遭遇电信诈骗,上当的老年人多,则又另当别论,因为老年人过去经历中不少有高科技犯罪的见识,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

一个有秩序的城市是众人所向往的,而一个有烟火气的城市又是大家所期待的。如今路边摆摊的问题考验着政府和市民的关系,也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城市治理的理念。路边摆摊,这里有市场需求和低成本就业需求,当然随意乱设摊有碍观瞻且妨害城市秩序。古往今来都有路边设摊,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说明了治理的难度。反观以往,要秩序时,对路边设摊一网打尽,强调烟火气时又放任自流,如果喜欢烟火气的不顾秩序,管理秩序的又忽略民生,只顾一头,不顾两头,结果常常是两头不讨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从其重,想清楚,看明白,就不会朝令夕改,人云亦云;就会趋利除弊,把重点放在治乱上,让路边设摊有规可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秩序和效率有时候也

人在大地上行走,生活,劳作。种植植物,饲养动物,制作器具,交换物品,终日碌碌,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也会仰望星空。他其实并不关心月亮,也不真正关心夜空的浩瀚,只是在寻找一颗不为人所知的星星。这颗星星已经飞走了很久,他追寻的是这颗星星曾经的光芒和远去的痕迹。

每个人都是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在自己的夜空闪耀。星空足够大,星星足够多,因而每个人都能分到自己的那一份,因而自己的夜空不会漆黑一片。这多么公平,多么幸运,不像在大地上,你不能拥有许多,甚至不能拥有自己。然而最好的事物总是不长久的,它们会在不经意间离去,但世上最美妙的事情在于,许多事物离开了你,你仍旧可以长久地思念。实际上,存在于你思念和想象中的事物,才真正属于你。那些足够好的事物,你无法得到,也无福消受,因而在大地上,你总是自觉地回避。但你能怀念,你能想象,这是一个人不可剥夺也无法让渡的权利。那颗曾经照亮你的星星飞走了,你知道,它并没有那么闪亮,但是因为照亮了你,才成为你星空中最亮的一颗。你的星空没有别人那么大,一次只能装上一颗,因而它也是你曾经唯一的一颗。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是相反相成的关系。秩序的反面性是容易牺牲效率,效率的反面性是往往以影响秩序为代价。例如,静态交通的范畴里不可或缺的是路边停车,在繁华的市井生活里,有车一族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在够得着的距离范围内路边停车,然后购物逛街,这样开车出行的效率才得以充分体现。但是倘若路边停车影响了交通,交通的秩序就不可避免地受损。还有,行车右转弯礼让行人,充分体现了交通文明的秩序美感,然而倘若遇到上下班高峰时段,或者在人流密集的商

那天晚饭后在通波塘岸边散步,忽然耳边传来了阵阵蛙声。蛙声由远及近,咕咕呱呱,此起彼伏,时而悠扬,时而激昂……久居城市的我,这蛙声也是久违了,听来是那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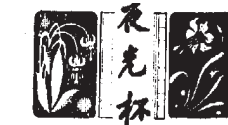
听着蛙声入睡的岁月

俞富章

动亲切。声声入耳的蛙声,激发了我的记忆,将我带入了那个听着蛙声入睡的岁月。

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生活在农村,且还年轻。我家的前面是一条小河,四面都是农田。每到夏季,小河水里长出了茭白,农田里的水稻开始拔节分蘖,屋前屋后的毛豆也开始开花结果。到了晚上,生活在小河里、稻田里、毛豆园里的青蛙便开始唱歌了。夜幕之下,青蛙们是舞台的主角,乡村的夜热闹而充满激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孩子,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了。那么早,怎么睡得着啊?从窗外传来的蛙声却是最好的陪伴,蛙声就像一支催眠曲让我们慢慢入睡……

青蛙不像知了,知了



业街区,如果没有交通民警或协管员的合理疏导,这种秩序美感则会极大影响车辆的通行效率。同样,车辆禁鸣喇叭极大地彰显了文明都市的秩序美,然而当合理又必须鸣喇叭警示或提醒也不被允许时,对通行效率和行车安全的影响也不能被忽略,何况现在属于非机动车的电动自行车不仅速度快,而且喇叭声声入人耳,这里就有值得改善之处了。

社会的复杂性需要两面观。两面观其实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也应该成为一种行为方式,它不仅能够帮助到每个人的为人处世,更能够提高社会管理部门的认识水平,也必将有益于社会的有效治理。

白天不知疲倦地叫个不停;青蛙通常白天不叫,到了黄昏开始才叫,叫得最欢是大雨过后。“何处最添诗客兴,黄昏烟雨乱蛙声”,倘若黄昏来一场雨,雨停之后,这个夜就是青蛙们的狂欢之夜了。

听着蛙声,有时候还会兴奋,

脑子里会生出对青蛙的联想。青蛙是庄稼地里害虫的杀手,所以,青蛙属于严禁捕杀的保护动物。但是,由于长久流传下来的习俗,加上那个年代农村物质生活贫困,平日里买不起猪肉,又舍不得宰杀自家饲养的鸡,于是,就时不时想到田野里的“田鸡”,我的家乡称青蛙为田鸡。还是孩子的我,有时候,晚上听了蛙声,第二天一早起床后就会钓田鸡。吃不上鸡肉,吃一顿毛豆炒田鸡,贫乏的味蕾也是尝到了荤菜的味道,清苦的生活也有了点鲜美的感觉。

蛙声中,还有一种声音,音色短促而尖锐,是另一种蛙发出来的,它们体态较小,动作麻利;这种蛙真正的名字我叫不上来,记得人们都叫它“蛤多”。蛤多很多,但因为太小,没人去捕捉,它们反而活得很安全很自在。

蛙声中的高音,来自于一种体态硕大的蛙,“啾

有时我会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或这样一个疑惑,那就是:由于长期翻译村上春树,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也不不知不觉地朝村上文学的主题靠近了?自不待言,村上文学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生充满不确定性、偶然性甚至悖反性、荒谬性。或者不妨换个说法,作为译者的我,译着译着就和所译作品中的主人公混同起来,村上文学的主题开始成为我的人生主题。不信?且让我说给你听。

其实我早已说过了,我是在东北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沟长大的,小山沟有多大?小得在乡镇地图上都没有标出;有多穷?穷得连最为杂食性的乌鸦都会哭着飞走。小学念的是山村小学,中学念的是山村中学,而且因为“文革”只念了一年就在小山沟里边和周边干农活了。也就是说,我是地地道道、道地地地的乡下人。上海之于我、之于上大学之前的我,好比我夏日夜晚躺在柴草垛上寻找的银河尽头,遥远,神秘,扑朔迷离,反正和我无关。

然而许许多多年后,上海成了我联系最密切、最和我有关的城市。喏,在上海出的书最多,光村上译作就有四五十本,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到《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去上海忽悠的次数最多,除了上海戏剧学院,几乎所有高校都忽悠过了;在上海开的专栏最多,从曾经的东方早报到新民晚报,读书会嘛,从上海书城到上海图书馆,去了不知多少次多少家。噢,对了,应邀入驻一年多的B站(bilibili)也好像是在上海。你看,从小山沟到大上海,从土掉渣

的乡下人到外滩常客,我的人生、我的人生主题是不是像刚才说的,暗合了村上文学的主题——充满不确定性、偶然性甚至悖反性、荒谬性?所以如此,莫非因为我翻译村上太久了、太投入了、太入戏了?说不清楚,一个谜。

与此同时,也让我对上海和上海人有了新的认识。时常有人说上海排外,不喜欢外地人,尤其不喜欢外地的乡下人。真的?我看莫如说相反,专门喜欢外地人,尤其外地的乡下人也不一定。请让我再举个实实在在的例子。若干年前的事了,上海一所财力极为雄厚的大学曾邀我加盟。正当我担心上海房价高而没准致使自己露宿街头的时候,一位上海老同学在上海朋友为我举办的接风宴席上立马拔刀相助,主动提出无息借款一百万,并且笑道等我像易中天余秋雨那样一本书卖出一百几十万时偿还还不迟。具体到房子装修细节,一位专门向日本出口保险门锁的上海老兄当场一拍胸脯,慨然宣布保险或不保险的门锁全都包在他身上了,无偿提供,分文不取。

于是我开始想象,想象出入装有闪闪发光的出口门锁的公寓套间的自己,想象自己眼望笑傲亚洲大陆的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悠然漫步的身影,想象面对沪上莘莘学子摇动三寸不烂之舌的自家风姿——自己将越来越为上海市民所接受和喜爱……

至于我为什么最后没调去上海,原因不止一个,但哪一个都和上海人排外无关。

上海之于我

林少华



閻鈴畫



閻鈴断肠思玉环
见月伤心盼团圆

閻鈴(设色纸本) 朱刚

目的,和前一阵子的“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的艰难紧绷生怕行差踏错一步形成截然对比,仿佛乐曲到了和缓悠扬的慢节奏,从张到弛地放松起来。

不过这样的松散随意,在任务繁重且生活节奏快的大学时光还是少有了。大一和

四个暑假

子晴

大二的暑假,报名双学位需要修习的学分很多,课程安排紧凑。往往上完从早到晚的课程之后就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了。课程结束后,实践课的拍摄任务又会把剩余的假期填满。不过回头看来,这两个充实的假期,结实实地教会我很多实用知识,为之后寒假的实习和毕业实习都提供了不少帮助。

而大三的暑假则又是另一种生活图景,为了准备跨专业考研,我趁暑假系统地自学另一学科的知识。暂时出离大二大三实践、比赛、社团、学生组织的繁忙,而为人生的下

一阶段作准备。说实话,这次升学考试其实带有“实验”的意味,与高考时和大家一起“卷生卷死”的状态不同,我想试试有没有可能在保证生活质量的情况下仍然把考研准备好。于是那个暑假,在备考途中还去了一趟坝上草原。当大巴车驶进塞罕坝林场,被四周幽森的深绿包围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宁静,灵台清明得仿佛从至高至绝的瀑布上顺流而下,奔流到海不复回。困顿于心的种种问题自然而然地遇见了属于它们的答案,不能言语却仿佛知晓一切的树木告诉了我该往何处去。而回来之后的复习过程也一切顺利、平稳、波澜不惊。

回首大学的四个暑假,正如此起彼伏、抑扬顿挫的旋律一样,按照生命的周期,有自己的节奏。“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暑假的积累为未来积蓄力量,而未来的暑假,也会遇见更好的夏天。

十日谈

只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即使相隔万里,友谊依然长存。

不一样的暑假
责编:史佳林 郭影